

北夢瑣言卷第七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日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近日佳句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終是不降恩澤

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
其畧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

或云孟郊王維於
翰林今所存之

鄭棨相詩

李程附

唐相國鄭棨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與廬州吳
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有遺闕而咎責之然其儒
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
姑息恩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
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旣無施展必依違太原兵至
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

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
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于中書壁上其詞曰
側坡蛆蛄螭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嘜囉
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
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
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
去鹿麇寒入來常曰此詩屬對可稱衡重輕不偏也
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此處何以得知盖平生苦心也李程以日五色
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

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來鵬詩

沈光揚敬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爲閩從事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

座右行坐諷之其畧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室九層矣醜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螻紛紜強秦去矣蜂巢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壘粟祖龍藏矣其十載改更興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

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識

劉昌美勾儒偉附

唐乾寧中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灑瀨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俟水齊去焉有朝官李堯學士挈家自蜀泂流將之江陵郡

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爲
人之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
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吸其舩而倒卓一家溺死
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嫗一
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戶陳
小奴棹公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着穿
白缺衫皂義欄青袴執鉄疾蕪問李公之行邁自云
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
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問云此行無妳嫗名遂
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

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識焉
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
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僊近代朱崖李太
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遊夔州
雲安縣僧玄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捨已俸三
百千以修觀音堂

此像有靈矣

刺三十千入已一旦物故

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
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卽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
錢以舊曹相識放歸慎還此錢玄悟乃戒門人鬻衣
鉢而償之復卒也

西川孔目官勾儒偉於其董最

號廉直也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卽勾孔目也家在成都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遠狗判店門開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先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

笑之

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後人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著之乎意不稱職

教日而罷也

李洸行文卷

皮日休
莊布附

唐晋相李洸礪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礪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洸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哭礪相麻因而貶黜洸以大彭先世因賦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洸醮祠云犬咬天關

童呼僂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寰事八極擎柱傾四
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澹無氣烏輪不再中黃
沙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重
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挽
槍無飽意甚有六義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
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
鞞鞋賦迺相謗謂皮生後爲湖南軍倖亦甚傲誕自
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今常欲比肩陳阮
自集其所作爲二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
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
曰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
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賤
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請卷題水牛曰護
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太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恭昭宗
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
又有鄉人妬善者屬和韋詩其畧云讓德已聞多士

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議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消詩以消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妬善者作此詩假爲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爲假手穎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牋奏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牋奏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寵之間未甚愜止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人名石欽若者體効其筆爲劉知後判官隨

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實主事露鋒穎竟同誅之聞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昔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修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生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劔表

蜀庾傳昌
顧雲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孤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疾有寶劔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劔武庫神兵先皇所賜既不合將

於臬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絢繼有韋平之拜似疎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詰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畧云十年臬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暢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觥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而聞於古人也。黃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

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摘竒險之句施
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濁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
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
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師司
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胤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
及隋唐一興一替止於歷帝紀也其末散慢殊非簡
畧所以儒生中變通者鮮也。裴晉公臨終進玉帶先
帝所賜自占表文與今
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卓
進朝表令狐公曰今日不假多云乃口占之

高宗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
川節度一旦雪下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
人爲髀兒。恐是
奴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
詩乃口扎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
那個髀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着題皆謂
北齊敖曹之比也太尉駢郎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
蠻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
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
夜靜絃聲響碧空官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
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

李洞包賀盧
延讓顧况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
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
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
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
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
意有都押衙者蔡其姓而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
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扎押衙
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
成湖也諸僧大笑之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戴

常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於賈復有包賀者多
爲龔鄙之句至於苦竹笋抽青櫬子石榴樹挂小餅
兒又云霧是山中巾子船爲水鞞鞋又云棹搖船掠髮
風動水捶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究采風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礪砂發非干駭石傷牒高
身上職益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春詩也世傳逸詩
云牕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
宜詩顧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云
駐馬上山阿又思不得顧云可不道風來屎氣多秀
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

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諭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爲戒也

高瞻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瞻詩思雖清務爲竒險意踈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盖守寒素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死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

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竒險雖然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竒章公集中竒章即牛僧孺給事中見杜紫微牧之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韋杜氣槩

李頻附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籊籊時韋相國說有一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話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賈滑臺杜愔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途有薛少尹者自蜀泐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剝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于時杜相鎮江西相國大拜也

玄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琅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後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恠具見山甫乃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

物非魚非龍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畧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遐邇莫方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窓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窓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窓側栢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言人寄寓

於此室女有才貧未聘近中心疾蓋女子及笄不有
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娼家與
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家自疑非夢所遇一姬
芬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北夢瑣言卷第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
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
多養鷄鷄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吉甫相
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
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酌酒

裴迪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偃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

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未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於主人咸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裴廸者贊相之堂弟無人學於荆南拔筆趙司徒爲虞摠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諭朝賢問風規極恠之咎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楊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列同列以其名楊楊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楊楊卽小兒裸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楊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辨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酹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僊客僊童齊立用礪希數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楊公生五子彞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

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
間常致書題問集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
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竊其父
與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公已薨至宅門僮
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
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
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未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
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
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
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懷恨而終必有冥訴惟此禍
也柱史爲楊鉅愛婿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恒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
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
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
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
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
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
學省顧實寶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
德之無斁也

侯洙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洙有聲彩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
豆盧瑑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
僧宇獨坐瞠然一叟也洙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
據榻謂叟曰大叅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
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
云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
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自咎悚
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洙乃
自陳垂疎公亦遜謝恕其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動十
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
乃慙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
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盃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
濟所謂雅責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
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
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
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
聞之亦甚悲憶遂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却令生

於况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然言之王定保據言云人傳况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偉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斃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左補闕曙才俊風流思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沙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憀忽覩此詞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恕之可矣諺曰小舅小叔相槌相逐譏戲固不免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澹水逆旅遇唐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歛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驟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昌之厚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

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沈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
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王
司也然盧未嘗知舉盧相携耻之拔爲主文竟不果
也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對曰賈島帝曰久
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魯相次諫
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張揚尚書無忌諱

唐張揚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
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
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相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
庭有土地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
八座不信以善價賈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
之泥塗一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
疑悞神恠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
之人其可欺也

荆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友
山禪院僧房有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日
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
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妓爲父母奪與諸葛

李悵恨不已時諸君殷與日用之幻惑高大尉恣行
威福李懼禍欽泣而已偶話於荆娘亦憤惋謂李三
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
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依之至期荆氏以囊
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同入浙中
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
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祇誕械之於市
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轄司
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日
愛女暴亡其內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
曰陳處士直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
之因敬而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
炬畫作一門請大夫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
入堂中行數遭夫人幅臆失聲而哭亡鬼倏而滅矣
然後戒勉云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弘微躁妄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朕斯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太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身并半風言沸騰尺水文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墻頽中郎夾入墻界五六丈知

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
還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損
弄幸矣

楊收相報楊玄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或一
日客將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
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爲
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
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
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

時辛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
而滅榮陽今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
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
天使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仇殺楊玄价我射著其
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錫司
徒先德前游牧龜範曾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
毛氏子聞之矣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
歸泊舫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請

之見廟宇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廣
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
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
是夜夢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張此
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沉溺
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

陳微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
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
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者
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
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
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
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七首行坐相
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修或一日行於
村路翁奮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
由是獲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
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申

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其多
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
惑人與一繩遁出東界所司不論繩絞賜錢一千送
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王泉寺

成令公擲环玦事

荊州成令公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
盛近代罕聞已决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
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
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环玦陰陽之兆凡三十
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
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啓中路而退
將何面目迴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竟有破陣之
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
怠一言而止即成氏滅亡未可知之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
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或有一女郎素衣紅臉
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僊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
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旣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縈
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玩之見

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齒齒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爲廂吏所捕其女僕自經而死或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實因以魂魄經時而去

見山甫閑談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盖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嫗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以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瘡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芳子自陳人鬼殊塗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芻靈出示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蘊臺子弟少年時往

丈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
之尋病瘡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
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末
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
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
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祕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
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
於劉山甫

魚玄機

徐月英附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憶
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
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
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
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矣 江淮

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途人詩云惆悵人間事又逢
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
飛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乃焚之月
英逸莫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

戲也唐末有比里志其間卽孫尚書儲數賢平康得
游之事或曰孫祭舍人所撰

李氏女羈寓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橫
有西班牙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
無所依託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
以身託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署尋訪親
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
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
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

女子之智亦足稱也

見劉山甫開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洎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彩
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
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
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
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乃三十舉方
就仕官歷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
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不爲小文而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號爲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其上聲全刊吳音方當上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行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啓事隨啓請公相門號爲門狀啓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

云謹祇候

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更改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季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持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號州公館翌日修謁郡牧張存卽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恚

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論方抱憂惶
俄亦遇害以將滅口於時李公遠聖善所憇之牀無
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寃焚航謂骨肉間曰
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卽死果爲拱所誅葆光子
嘗讀李肇國史補曰說李公汧曾放死囚他日道次
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酌之物嫌數少
此人曰酌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
禍常以爲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卽史補之說信非
虛也恠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番訓于
孫嬾人柔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與常
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廻歸裝極
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
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
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玩簾
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歛容白夕拜
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
弃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卽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
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

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投意旨並令害之
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
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
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諭天意也葆光
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捨以柔濟剛不來權變當衰
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
却其賂卽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揚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將相率愛奢侈楊相
女適裴坦長子家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
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
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卧魚犀遽推倒茶臺搯
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
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
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號觀察使盧渥知禮
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關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迫收
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
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可也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卽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晏見其辭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公處分見惟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慙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迴至堂前喚興師責怒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

之相國不覺大笑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狄右丞鄙着紫僧

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
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
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
羨不欲捨之矣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
御謂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
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
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玘大夫甚愛其才租庸

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
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
失望而爲錐江西南判官後爲西班牙小將軍於黃州
遇害

張翱輕傲

李堅白蔣
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
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
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寓止淮陰騎席兮放
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只此兩句合
喫乎二下三下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背響背

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
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
郡符號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粗有文筆李侯謂
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
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頰以此痛遭橫撻
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機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旣裏
將仕郎頭何爲作散子將脚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
雅凡遭嘲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纏紳中
諫然談話備
惡之近聞官至今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生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假

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毋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越王劉氏所廢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

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今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聞次卽諱福揚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土風何互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賚油衣及避雨

於坊叟之廡下霧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
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
酒饌二精瓊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油
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
衣然則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
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
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
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
溷軒斯則大優穆才綾空屋也將優忽至此丞郎慙
謝之優公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

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流不揚自譏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
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慕下從事遜以羨之且曰
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諳賢好信謙也慕僚皆悚
而退李洸者渤海之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
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
民曰偶未慶贊爲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
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
稱曰錫鑊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
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二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怜
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因此一定裴公大吟薛侍郎
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温庭筠號温鍾夔不稱
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才脚
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
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
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
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到公有所賜
謂曰宅中甚闐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

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
浣溪沙孔籠子笛諸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山
上一隅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
不得且恠垂之又垂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
傷也

京兆府鷓鴣挽鈴

唐温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
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鷓鴣一隻尹曰
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鷓鴣所在捕之其鷓
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意樹下吏

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碁客

唐僖宗朝翰林碁待詔滑能碁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碁請饒一路滑生碁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關僖皇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次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着碁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也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以號鬼帝世人有功德者地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碁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矣

辛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

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姜挾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而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以疾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刺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綖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富春孫光憲纂集

張直方與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
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蕙
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欣侍異禮他日於朝中盛稱
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
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
進取慮致物譽非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訪及
即更迭奉薦裴益悚切

薛侍郎紙裏鷓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于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園梁祖會客將約回乃謂謁曰大君有命無容却迴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且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主話及鷹鷓薛公祇對盛言鷓鴣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鷓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使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直須惜愛果以紙裏安鞞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到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踈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杖了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滅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後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廳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義文崔公指一物俾

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藝
稱獎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
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爲崔公
隸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劔南苦之
牛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
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
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
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
相趙隆眉楊竒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
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
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竒鯤輩皆
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
青江鷗聚處窓前見林狔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
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攷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
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
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

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
夏樞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
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勛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
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
嘗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
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
點制不謬衆語皆嘆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
公大笑曰已非所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
一道士蘊此利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
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即不傳
唯此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冊也
非已能也

蔡旼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千
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
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僊燕公求之
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
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

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義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得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俜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爲命話也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致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齋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執羅申公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花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匡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蕪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銜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道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

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黠未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
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禾奉一百千以慰好奇
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綠衣衫長在街衢仍還逆
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
院打殺之蓋不
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藥扶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
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
鐘江然畏穎川知之遂旅游資中郡消聲歛跡唯恐
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火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
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
穎川差人吏就所任害之所修之藥道士收得傳到
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書戮律僧

唐李璧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
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
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爲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
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
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
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

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
恠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
垂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董叅請號曰依止自是醜
聲盈耳亦不以爲恥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
非其人爲聚叢教律乎道不虛行

崔玄亮降雲鶴趙駕僊梁威儀附

唐崔玄亮曾與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修
精至不捨晝夜常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

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睹亮典湖州

修齋亦降仙鶴白太保爲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職事軍

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超然壽
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
在鐙內因拖拽而死也又王蜀時王局觀道士趙駕
僊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修齋入壇行法事其
廝僕卧而驚覺問尊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
著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一十問者止
之令勿言比趙駕僊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整
又有何景冲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事時有
蒜氣後於青城修齋度江舡覆溺死斯盖問道不恭
爲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

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
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荆湘僧道赴齋皆
恣洪飲俚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
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玘挈
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
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
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祇之說
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間
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窓隙悉其塗塞其鬼忽來即撲
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場中頭角舉
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
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瑤鄭嵎四君子蒙
其矜賒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瑤嵎都雍庶
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與學雄文苟不
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蘭馳騁利名者不能
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
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
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
寇犯關夫妻遭離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
面其從母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
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
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
相丞卽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卽生五男每院

各與一人爲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
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懼
于外旋取爐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於時鄙夫蜀鄉
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
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鷺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
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爲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
井而死又何也心爲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
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盧潘神俊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臺於靈武連帥恩賜帛祭內臣厚希例貶其家事力不克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乎

楊收不學僊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爲直隸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假皆至丞郎發以發生爲春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巽古鼎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鑄鑣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僊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相即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

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也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之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斃壁魚

唐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曩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僊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僊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僊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噉一月食料須品

味而飶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
猶不可况爲惡乎即劉關吞人張子吞神僊善惡不
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玘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
權少師之遺妙也責受瀘州牧禮叅東川元戎顧彥
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相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
曰惡扎固無所恡若以潤筆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
飲之書記竟不于瀆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
徒說法植施靈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

碑廬岳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瀆書碑誌許
奉一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冝書斯亦近代一高
人也

楊寅疑相術

李暉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表許之術於
京城西幾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番手過
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
非常黃冠犯闕僖皇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
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
殿乎莫可知之楊生嗟歎不復言知人之鑒也 王

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杖輦星散而嵩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嵩相善不信嵩之造杖良由軀幹國姓爲羣兇所憑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嗚矢也先是李嵩有書乃玉局化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數自言患孽有道而託算術徃徃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垂字去即垂角楊生不果去而李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揚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鏹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鏹收相之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江西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鏹預於此行鏹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

農驚恠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忽似有見召踰日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柳氏子幞頭脚

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常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玘出官瀘州郡洎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琰相或云名佩之子省之亞台廻面且云不識家人白是其院郎君堅云不識莫諭尊旨良乂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幞頭脚乎固宜見恠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此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素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粗

重傳及數政莫知於今存否蜀朝東川節度許存
太師有功勛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禧實之子隨
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
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
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紛錯每修書題印章
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
茂刺顧夔爲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
談謗顧乃分踈因指同席數人爲証顧無以對逡巡
乃曰三哥不用苦草碧暖坐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
鑄蓬萊山非我唱楊席上愈笑方爲魚袋更僭也刺

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思益

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恠之
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
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
見匠人裹小孕帽子前如鷹嘴後露腦枕恠而截其
嘴也又登樓晃行人戴襪毵蓆帽云破

普浹反

頭爛額

是何好事然自務儉素愛之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
小朝士裴璨俸薄且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
縣非有僊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冠
之後所失已多唯襪頭褲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

司空監云木圍裹頭於是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瓊器托裏碗樸徒費工夫又云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僕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獲於時中令延接朝客事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致闕申情理兼以入翰苑秉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餘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其至於垂披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殘却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樓南岳與玄大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没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

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土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採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甕子熟發崔訝飯甕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須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詼諧自容委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舸舸梁板漂逼沈子亦漂而死詢鎮路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素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素慚恨伺隙刺刃於詢果懼兇手殺歸素以充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媼其牽攬官陳志其名之婦陳爲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冷梨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冷梨

德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人君父得不
以子禍奴禍取鑑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

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禍潛
常於四時焚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
一日暴卒翌日而蘇乃具榜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
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
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
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
否我即武相公也人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

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
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
具道此王公聞之悲泣慙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
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與鄭愚尚
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
修者曾曰真君云上僊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
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岳中亦信
之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蘭從事崔員外

志其名

正直檢身慕家所重奉修湖

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惟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瘡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彛郎中宅在東都敏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岸並不衝圮李宅異事也

張璟爲靈廟草奏

盧成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大隄灘損舡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索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踈奏於岳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寥隄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澹水神正直

唐黃冠奔衝有小朝士裴

志其名

移挈妻子南趨漢中

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即可知也行及駱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行父母怪而詰之我爲澹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遞謝懣慰差人

送來緣夕旦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
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
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夫鬼
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澹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
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
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達
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猶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
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塹氣者以

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
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
爲奇事比候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於普州安
岳縣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峯亦閬

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版一術人偕行經
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即
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
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
郡其二子道襲等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
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葭亭縣人所居枕峯

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野
坐聞鹿鳴其表曰戴釜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
到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
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
子爲地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於穴外坩土恰容地
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土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
齧而劈地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啣豆葉嚼
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

人胡不思之